



福尔摩斯 侦探故事选

〔英〕 柯南道尔爵士 著

劳德硕士 选编缩写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福尔摩斯 侦探故事选

〔英〕 柯南道尔爵士 著

劳德硕士 选编缩写

王 永 江 译

湖 北 人 民 出 版 社



福尔摩斯侦探故事选

〔英〕柯南道尔著

劳德选编缩写

王永江译

•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沔阳县印刷厂印刷

787×930毫米 32开本 5.375印张 1插页 85,000字

1981年4月第1版 1981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17,300

统一书号：10106·861 定价：0.42元

目 录

红发会.....	1
歪唇男人.....	21
工程师的拇指.....	46
家庭病人.....	75
弗朗西丝·卡菲克思小姐的失踪.....	90
三个加里德布	115
紫藤住宅的奇遇	141

红 发 会

秋天的一个星期六早晨，我去看望我的朋友歇洛克·福尔摩斯，来到了贝克大街他的寓所。但是，他已经有了一个客人——一个非常肥胖、红红脸膛、长着满头少见的鲜红头发的老人——因此我说：

“我走了——福尔摩斯——你很忙。”我因打扰而道歉，这时他把我拉进房间，随手关上了门。

“你这时候来真是再好不过了，我亲爱的华生，”他很欢迎地说。

“我怕你正忙着，”我说。

“我是忙，华生——非常忙。”

“那我在隔壁房间里等着。”

“不必要！”福尔摩斯转向他的另一位客人。“华生医生在我办的大多数案件中帮助我成功，威尔逊先生。我毫不怀疑他对这个案件也将是大有帮助的。华生，这是杰贝兹·威尔逊先生。”

肥胖的先生从椅子上欠了欠身，向我点了点头，用他那深凹下去的小眼睛迅速而疑惑地望了

我一眼。接着大家都坐了下来。

“请你给华生医生再讲一遍吧，威尔逊先生，”福尔摩斯说。“不要漏掉任何值得注意的细节。我认为，你的这一案件是很异乎寻常的。”

威尔逊先生从他口袋里拿出一张肮脏的旧报纸，开始在报纸上找广告。

福尔摩斯看我在观察着这位老人，揣摩着我的想法。

“华生，你想成为一名侦探！”他说。“好啦，威尔逊先生的外表证实了他前半生是干什么的。这很清楚，他曾经是个工匠，最近他写了很多东西，他曾去过中国。”

威尔逊先生非常惊讶。“但是我从未对你谈过那些事情，福尔摩斯先生！”他说。“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举例说，我曾经是个工匠。这一点你说得对——我年轻的时候是个工匠。”

“你的双手证实了这点，威尔逊先生，”福尔摩斯回答说。“你的右手比左手大得多。你是用它干活的，所以它发达些。”

“但是，你怎么知道我最近写了很多东西呢？”

“我看了你的衣袖。右边衣袖的腕部差不多磨破了，左边衣袖的肘部也快磨破了。你的右腕关节和左手臂一直在桌上磨擦，所以你一定在写东西。”

“那你是怎么猜着我到过中国的呢？”

“在你的右腕关节上刺有一条桃红色鱼状花纹。那种特别的花纹只有在中国才刺。我研究过不少刺的花纹，威尔逊先生。事实上，我还写过一本关于这方面的书。我还看到你的表链上有一枚中国硬币。所以，猜想你到过中国是轻而易举的。”

威尔逊先生大声笑了起来。“我认为你做事情真够机敏的！”他说。

“我本不该这么摊开来讲的！”福尔摩斯对我说。“好了，威尔逊先生，”他接着说，“你找到那则广告了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已经找到了。”他用一个粗壮的红手指指着报纸上的一处地方。“就在这儿，先生，”他对我说。

我拿着这张两个月前的旧报纸，读着下面的广告：

红发会。该会为已故的宾夕法尼亚州莱巴农市人伊齐基·霍普金斯所创办。根据他的遗嘱给了该会一笔钱。现该会需聘请一人，每星期工资四英镑，工作非常轻松。凡是红头发的、身体健康的、年龄在二十一岁以上的人，都可以申请得到这一职位。应聘者请于星期

一上午十一点钟到伦敦舰队街教皇大院
七号红发会办事处来。

——邓肯·罗斯

“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”读了两遍这则奇特的广告后，我说。

福尔摩斯惬意地笑着。“这是相当不寻常的，华生，不是吗？现在，威尔逊先生，请给我们谈谈你自己，你的房子、仆人和这个‘红发会’。”

“好，先生们，我是这儿伦敦塞克斯一科伯格广场的一个当铺老板。我的买卖不很大，现在几乎赚不了什么钱。过去我常雇两个人帮着照料店铺，但是我现在只用一个了。幸运的是他愿意只要半份工钱，因为他想学做生意。”

“这个好孩子叫什么名字？”歇洛克·福尔摩斯问。

“他叫文森特·斯波尔丁，其实他不是一个孩子，只是到底多大我说不上。他是一位精明能干的伙计，福尔摩斯先生。他能轻而易举地在另一家店铺挣更多的钱。但是我不打算告诉他那样做！”

“当然不能告诉！”福尔摩斯说。“但是这个好人没有一点儿毛病吗？”

“他的唯一毛病是爱好照相。他呆在地下室里的时间太长了，忙于冲洗和复印。就象一只老鼠

呆在洞里一样！除此之外，他是个好工人。”

“你还有什人吗？”福尔摩斯问。

“只有一个十四岁的女孩，她烧饭和打扫房间。她、我和斯波尔丁是住在这所房子里仅有的人。我妻子死了，我没有孩子。

“大约两个月前的一个星期一早晨，斯波尔丁走进我的办公室。他手里拿着这张报纸，说：

“‘多可惜啊，我头发不是红的！’

“‘你为什么说这呢？’我问道。

“‘喂，’他说，‘这儿有红发会的一则新广告。如果我有红头发，我能得到一个轻松的好工作，弄到很多的钱。’

“‘这个会是个什么样的组织？’我问。

“‘你从未听说过吗？’他听上去感到意外。‘这是一个红头发人的组织。你自己可以申请得到这个职位。’

“‘工钱多少？’我问他。

“‘四个英镑一星期，而且工作量不大。你毫无疑问地也能在这儿继续干你的工作。’

“好，一年两百个英镑对我是大有用处的。我请斯波尔丁告诉我多一些情况。他给我看了这则广告，说：

“‘我想这个会的钱来自一个非常富有的美国人伊齐基·霍普金斯。他是一个怪人。他本人

是红头发，他死后，他全部钱财统统归红发会所有。在他的遗嘱里，他叮嘱这笔钱应用于使红头发的人得到轻松的工作。’

“‘但是长有红头发的人有成千上万！’我说。‘如果我申请这个职位，我不会有得到它的机会。’”

“‘我认为你错了，威尔逊先生，’斯波尔丁说。‘红发会只把它的职位给那些在伦敦出生的人。伊齐基·霍普金斯本人就出生在这儿，他热爱故乡。还有，仅仅是真正鲜红头发的人才能得到这些职位。这个会不接收有淡红头发和黑红头发的人。如果你提出申请的话，定会轻而易举地得到这一职位！’”

“我终于决定接受斯波尔丁的劝告。因为他相当了解红发会的内幕，我想他在红发会办事处里也许能助我一臂之力。所以我叫他关上店门，立即同我一道去。他非常乐意去玩一趟，我们很快就向教皇大院走去。

“福尔摩斯先生，那条小街看上去就象一篮子桔子！它站满了各种各样红头发的人。但是象我这样真正鲜红头发的人并不多。斯波尔丁弯着身子，顶着脑袋从人群中挤过去，拉着我穿过人群，走到了办事处的台阶。我看见满怀希望的人们向里面走去，失望的人们走了出来。不久我们走进了办公室。

“房间的陈设极为简单：仅有两把硬木椅子，一张餐桌，和一个书橱。一个小个子的人坐在桌子旁边。他的头发甚至比我的还要红得多。他对进去的每个人说上几句话，总是设法找个理由予以拒绝。可是，轮到我时，这个小个子却对我特别客气。他关上门，以便跟斯波尔丁和我密谈。

“‘这是杰贝兹·威尔逊先生，’文森特·斯波尔丁说，‘他愿意得到红发会的一个职位。’

“‘他的头发当然是好极了！’另一个人说。‘但这是真的吗？我们以前受了几次骗了，得格外小心。’

“突然他用双手抓住我的头发，扯得我痛得哭了起来。‘这是你眼睛里的真眼泪，’他说。‘所以我将给你一个职位。祝贺你成功了！’

“他热烈地握着我的手，然后转身走到窗户旁，对房外面的人喊道：

“‘这个合适的人现在已经找到啦！你们都可以走了！’

“不久，失望的人们都走光了，这个小个子和我是留在教皇大院仅有的红头发人。

“‘我叫邓肯·罗斯，’他说。‘我是红发会的干事。现在我们得谈谈你的新任务。你什么时候能开始到职？’

“‘这个，’我说，‘那还有点儿棘手，因为我在

做生意。’

“‘啊，不要为那个担心，威尔逊先生！’文森特·斯波尔丁说。‘我将能为你照看生意。’

“‘工作时间多长呢？’我问罗斯先生。

“‘从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。’

“好啦，福尔摩斯先生，当铺老板的大多数生意是在晚上做。这样我上午能轻松地为罗斯先生工作。除此之外，我知道斯波尔丁是个出色的店员，白天的生意他都能对付。

“‘那些时间对我真是太合适了，’我说。‘工作的性质是什么呢？’

“‘第一，’罗斯先生说，‘从十点到两点，你必须呆在这儿。如果你离开了这所房子，你将永远失掉你的职位。即使你病了，你也得呆在办公室里。红发会将不接受任何辩解。创办这个会的伊齐基·霍普金斯根据他的意志制定了这些规矩。你的工作是抄写《大英百科全书》。那儿就是，就在那个书橱里。你必须自己带笔、墨水和纸。明天能准备好了吗？’

“‘肯定能！’我回答说。

“‘好吧，再见，威尔逊先生。我非常高兴你得到了这个重要的职位。’罗斯先生站了起来点了点头。然后斯波尔丁和我回到了家。我为自己的好运气而高兴得六神无主，不知所措了。

“第二天上午我带了一些纸，来到了教皇大院，虽然我开始猜想到这个所谓的‘红发会’仅仅是个玩笑而已，但是一切都不错。罗斯先生告诉我从百科全书的字母 A 开始抄起，然后他离开了。两点钟时他回来了。对我写了那么多表示祝贺，然后跟在我后面锁上了办公室的门。

“这样持续了八个多星期，福尔摩斯先生。每天上午我十点钟到，下午两点钟离开。每个星期罗斯先生给我四个金英镑。起初他每天到办公室来几次，但过了一段时间后，他根本就不来了。不过，我当然从未离开过那个房间，因为我不想失掉我的职位。

“我抄写了演员、广告、农业、苹果等条目和很多其他的条目。我用纸化为一笔巨款，我抄写的东西几乎塞满了一个书架。我甚至希望很快开始抄写字母 B 部分。但是突然一切都结束了。”

“结束了？”福尔摩斯问。

“是的，先生。这事发生在今天上午。我象往常一样在十点钟去干我的工作，但是那门仍然锁着。门上钉着一张硬纸片——一则短告示，我把它撕下来了，这就是。”

威尔逊先生把一张方形纸片给我们看。上面写着：

红发会不再存在。

十月四日

歇洛克·福尔摩斯和我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。“接着你干了些什么呢？”福尔摩斯问。

“我敲了其他所有办公室的门。但是，没有人听说过邓肯·罗斯先生。我去见这所房子的主人，但他也告诉我，他既未听说过红发会，也没有听说过它的干事罗斯先生。

“‘喂，’我说，‘那位红头发的先生是谁呢？’

“‘啊，他叫威廉·莫里斯。他是一个律师。但他昨天搬走了。’

“‘我能在什么地方找到他吗？’我问道。

“‘啊，在他的新办事处。’他把地址告诉了我。地址是：爱德华王大街十七号。

“我去了爱德华王大街，福尔摩斯先生，但是十七号是个小工厂。在那里工作的人没有叫莫里斯或罗斯的，经理也从未听说过他们两个中的任何一个。”

“然后你干了些什么呢？”福尔摩斯问。

“我回到萨克斯—科伯格广场家里，想听听文森特·斯波尔丁的意见。但他没能给我提出什么好的建议，仅仅说罗斯先生一定会给我写信的。

“但是我感到不满意，福尔摩斯先生——我不应该丢掉我每星期的四英镑，这样我就到你这儿来了。”

“你这样做很明智，威尔逊先生，”福尔摩斯说。“这件事可能很严重。”

“真是够严重的了！”威尔逊先生说。“我觉得好象每星期丢掉了四英镑。”

“你用不着抱怨，威尔逊先生，”福尔摩斯说。“你已经得到了三十二英镑，不要忘记你从字母 A 开头部分的有关条目中还获得了大量的知识！现在让我问你几个问题。首先，文森特·斯波尔丁给你当了多久的店员？”

“大约三个月。”

“他是怎样得到这个职位的呢？”

“他应答了广告上的要求。”

“还有另一些人申请这个职位吗？”

“有十个或十一个。”

“为什么你挑选了他呢？”

“因为他看上去聪明、年轻，而且愿意只要一半工钱。”

“你能对我描述一下他吗？”

“他个子小，不很瘦，动作敏捷。他面部无汗毛，虽然他至少有三十岁。他眼睛的正上方有一个白色斑点。”

福尔摩斯突然似乎异常兴奋。

“一个白色斑点！”他叫道。“他耳朵上是不是还有一个挂耳环的小洞？”

“是的，有。”

“我明白了！”福尔摩斯说着，站了起来。“好啦，威尔逊先生，”他说，“我将考虑一下这个事情。今天是星期六。我希望一切都会在星期一得到解释。”

当威尔逊先生走后，福尔摩斯问我：

“对这个红发会，你的看法如何，华生？”

“我没有什么看法，福尔摩斯。这对我来说完全是个谜。”

“是的，”他说。“华生，我必须抓紧工作。”

“你打算怎么办呢？”我问他。

“首先我打算抽五十分钟的烟。在这期间，请别跟我讲话。”他坐了下来，开始抽他那肮脏的老黑色烟斗。

我们默不作声地坐了很长一段时间。我以为福尔摩斯睡着了，但是他突然跳了起来，把烟斗放在桌上。

“今天下午斯坦韦礼堂有音乐会，”他说。“我们去不去听听？”

“很好，”我回答说。“今天我要好好地玩一玩。”

“好！戴上你的帽子，走。在去斯坦韦礼堂之前，我要去看看塞克斯—科伯格广场。我们也该吃午饭了。一道走！”

我们坐了一段地下铁道火车，步行了一段。塞克斯—科伯格广场是个萧条贫瘠的地方，中央有些灰褐色的野草和几处矮树丛。我注意到了一股烟味。四排小砖房都有两层楼和一个地下室。其中一栋如同商店门面一样有一扇店窗和店门。窗户上方写着“杰贝兹·威尔逊”名字的棕色招牌，用白色的字装饰着。上面有三个金色的球，它标志着是一个当铺老板的店铺。

福尔摩斯停在威尔逊先生的房前，看了一下房子。接着他用他的拐杖有力地敲了几下街道上的大石板。最后他走上前去敲门。

一个年轻人立即打开了门。

“你能告诉我去邮电总局的路吗？”福尔摩斯问。

当铺老板的店员一刻也没有犹豫。“沿着那条街走，”他边说边指点着。“然后再走右边的第三条街。走完后，邮电总局就在左边的第四条街上。”

“一个聪明的人！”我们走开时，福尔摩斯说。“依我看，伦敦只有三个人聪明点——而且只有两个人勇敢点或大胆点。”

“你认清了他的面孔了吗？”我问。

“我亲爱的华生，我没有注意他的面孔。”

“啊！那你为什么要敲门呢？”

“因为我要看看他裤子的膝部，”福尔摩斯回